

张晓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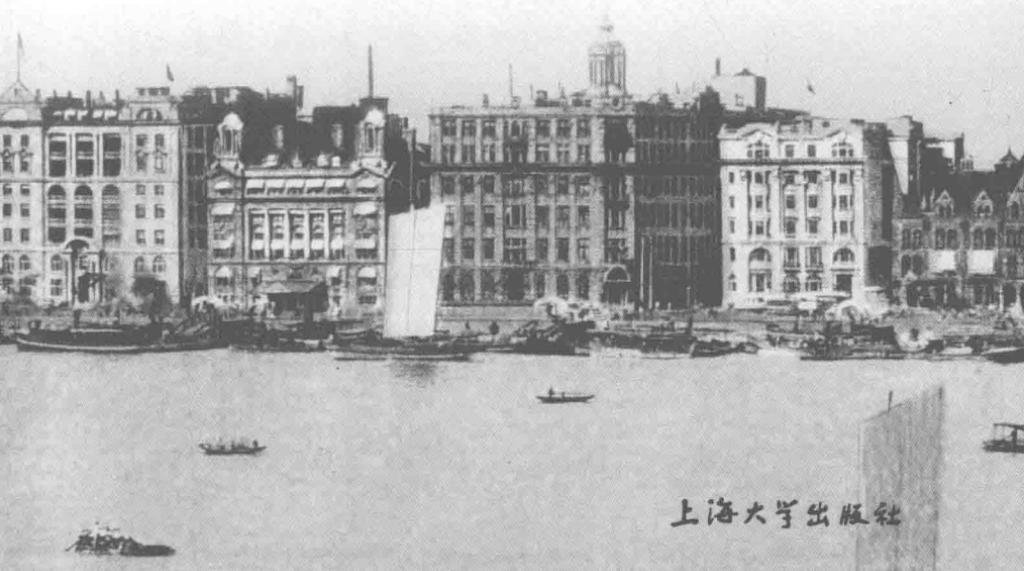
# 五马路： 从外滩到跑马厅



上海大学出版社

张晓栋 著

# 五马路： 从外滩到跑马厅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马路：从外滩到跑马厅 / 张晓栋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4

ISBN 978-7-5671-3091-3

I. ①五… II. ①张… III. ①城市史—上海—近代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9534 号

责任编辑 傅玉芳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金 鑫 章 斐

**五马路：从外滩到跑马厅**

张晓栋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021-66135112)

出版人 戴骏豪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 mm×1240 mm 1/32 印张7.25 字数178千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1-3091-3/K · 178 定价 32.00元

# 前 言

19世纪60年代美国纽约曼哈顿的第五大道形成初期，它的建设者就相信这里最终会成为世界商业的中心。现代城市发展的起飞跑道一旦建成，一切就容不得人们停下来思考。在历史发展的后150年，全世界的目光果然聚焦在那里。是它，让纽约成为美国的纽约；是它，更让纽约成为世界的纽约。

同一时期，我们将目光转向东方，在西人称之远东的中国上海也诞生了一条马路，在派克弄变成南京路后，像极了“英雄”排行榜，onetwothreefour之后的第五条马路，被称为“五马路”。南京路——大马路，九江路——二马路，汉口路——三马路，福州路——四马路，广东路——五马路，以后更有了一条不能与前比肩的北海路——六马路。但是一切到此为止，发展已到了极致——再朝北就是英法租界界河洋泾浜。

1862年，英国驻沪代理领事麦华佗为英租界内那五条东西向的马路起五个中国城市的名字时，大

家都对他的逻辑感到莫名，特别是将广东这个省名与另四个城市名字混在一起。而实际上这只是外国人对广东与广州难以分辨的误会，南京、九江、汉口、福州，再加上广州，英国人当时对中国有限的认知就这几个地方——签过条约或形成租界，或和上海一样成为开放口岸。1865年广东路的名称正式启用时，它的前身宝善街和正丰街还在理顺阶段，一部分路权还在私人手上呢。那个时候，这条路四个名字大家都混合在用，广东路当然是官名，更常用的还是五马路，宝善街名气更响，正丰街也没有湮没。

五马路虽排行在第五，但却非同小可地承载着当时城市的梦想。西人热衷于大马路南京路，等而下之的都不在他们眼里。而且，中外之间就有“天然”屏障，租界最初的法令就要求并热衷于这种中外之间的隔绝，禁止华洋杂居。甚至西人因事离开租界，晚上也必须回租界内来过夜。清政府的代表道台也秉承指令，乐不可支地希望并严令禁止杂居。然而，交往是人类共有的天性，五方杂居的局面随着时代的发展还是蔓延扩大开来。大马路到六马路的排列反映了当时在上海的西人的心中位置，但却不是越来越多从南边涌入租界的华人的梦想。如若将上海人心中的城市中心作个甲乙丙丁排队，20世纪前后稍稍有变化：之前是五马路，之后是四马路，20世纪20年代后才轮到外国大马路——南京路——上海人当时是这样称呼它的。人们还是最乐意选择在最接近老城厢的租界内的五马路上，编织自己的梦想。

早期，在五马路侧旁，人们先是开设了茶楼，它高台建构——一个非常传统的城市标志，由此，城市拥有非凡的新视界。在它的召唤下，一些多数属于娱乐领域而非商业经济领域的项目被引

人，成为近代城市娱乐文化的开端。李鸿章，王韬，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黄炎培，于右任，陈独秀，苏曼殊，蒋介石，胡适，等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大都在五马路这个文化舞台上亮相，留下了深厚的历史足印。这个西人排列的五马路，今天成了人们了解上海、研究近代上海文化流变的驿站，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可惜的是，五马路的“领袖”气质不足，致使它的盛年时间非常短暂，而接下来的城市辉煌则由四马路担当而引发出去，由娱乐进而提升到文化的高度，为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奠定了扎实的人文社会基础。

五马路，这条浓缩着近代史进程的小路，命运多舛。由于各种原因，或是先天不足的自身体质，多年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它从来不是故事的主角，人们更愿意采集它的枝蔓，去编织另一个上海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原来的面貌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巨大变化，更是理所当然渐渐地被人们淡然忘记。也许，这条马路先天就深知自己的弱点，在排斥了黯淡的经济前景的选择后，想试一试在文化上的身手。它几乎得到了成功，因为谈及上海的近代历史文化，怎么也绕不过五马路，它的茶园、戏院、饮食、书肆、古玩、人物，乃至青楼文化，都值得细细研究。它本身就是一个巨构，是一段浓缩上海近代的辟路开道、建筑更新、制度建设的历史。

本书钩沉探微，在尽可能地收集历史片段的基础上，以最平实的语言，记录下这条小路上曾经发生的故事，使其第一次以整体、主角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虽殚精竭虑，唯能力有

限，幸成此书，但深知挂一漏万。历史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积累的，本书只能算是探寻五马路历史的一小块敲门砖。

在作者的情感里，五马路就是广东路，两者是完全等量的，所以本书对这条路的描述称谓，是随性地混合称之，并非表示此重彼轻。而对于宝善街和正丰街来说，考虑到行文的便利和读者的阅读顺畅通达，就不得不有所轻慢。其中宝善街这个名字在上海近代史上的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

#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 1

- 一、 外滩：买办的下午茶（中山东一路—四川中路） / 1
- 二、 上海人的面子（四川中路—江西中路） / 24
- 三、 海上第一楼（江西中路—河南中路） / 43
- 四、 大师们的身影（河南中路—山东中路） / 59
- 五、 海派之源（山东中路—福建中路） / 78
- 六、 环马场边的人生（福建中路—湖北路） / 120
- 七、 老楼、隐寺及旧弄（湖北路—浙江中路） / 132
- 八、 老学堂身旁的霓裳曲（浙江中路—广西北路） / 164
- 九、 电影故事中的上海弄堂（广西北路—云南中路） / 183
- 十、 群玉坊：昨日星辰昨日风（云南中路—西藏中路） / 194
- 十一、 跑马厅（西藏中路—人民大道） / 209
- 后记 / 222

# 一、外滩：买办的下午茶

(中山东一路—四川中路)

外滩的老洋行一幢接着一幢，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们中的哪一处是五马路；就像没有多少人知道五马路就是现在的广东路；就像从时尚的浦东来看百年外滩，老的散发着历史韵味的西式建筑连成一排，在外滩4号和5号楼之间，仿佛没有任何间隔一样。

眼见为实，但并不属实。

如果从外滩1号亚细亚火油大楼的地面向北前行，经过有篷顶的特色建筑1910年的上海总会——或许更正确的名字叫上海英国总会，再经过一栋厚重的石基建筑，会有一条小马路呈现在面前。而这幢建筑也在这里拐了个弯，向暗黑色的小路延伸下去。

路口竖立的路牌上，标着“广东路”三个字。这个路名，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

广东路现在是一条由西向东的汽车单行道，一人

夜，路两旁停满了各种式样的小车。时不时地冒出几辆品牌不凡的小车，也会撩拨起人们的好奇心。

这条小路定然隐藏着什么。每当经过此地，有一点历史情怀的人心中有种莫名的冲动：去探个究竟。

路旁默不作声的建筑，感觉上也同样在回应人们某种神秘的期盼。

被称为外滩4号的建筑在拐弯处设了一处门，门旁有一块盈尺长的铭牌，了然是保护建筑的标志。但是其上的商业标志，把此楼称作外滩3号。商业对某些数字的喜憎，显然超越了生活本身。

它是公和洋行的作品，是上海第一幢钢结构的建筑，建于20世纪10年代，当时为了保证一流的质量，大楼的钢框架是专门向德国克虏伯工厂定制的。此楼的出现，实际上成为当时上海建筑的第一高。就像现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一样，当时的外滩也是此楼比着那楼高，实力公司之间日夜攀比着，以显示自己的实力或雄心。但实际情况，只有知根知底的人才稍有了解。

建筑前身，是一栋古朴方正的小楼，为三层楼高的天祥洋行。如果仅从怀旧的心理来谈论，颠覆是一种无趣的翻造。但是经济不是如此逻辑，眼见周围的新建筑雨后春笋般拔起，没有任何想法只能被外界误认为实力低下。现实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天祥洋行作为一家英国商人的公司，它的业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



外滩4号联合大楼建造前，  
这里是天祥洋行，保留在  
照片中的历史，是上海昨天的梦

对日本的贸易，只是在后来的商业竞争中实力渐微，竟连独立投资一幢摩登大楼也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只能联合其他公司一同来投资建新楼，所以新建造的外滩4号就叫联合大楼，当然，在有利银行进驻后，强龙压主，又被称为有利大楼。这也是外滩各大楼时有别称的通例。

这是一座既有文艺复兴风格又有新古典主义韵味的建筑，设计师巧妙地以拐角作为门面并以此为建筑中轴来向两边展开整栋大楼的立面，楼顶的小塔楼设计在外滩建筑群中并非独树一帜，但设计师的塔楼不是建筑的点缀，而将其作为整个建筑的点睛，传递给人们以引领宏伟的建筑向上挺拔的气质。窗型设



六合大楼的傲气：挺拔的塔顶，微转的身姿

计也富有变化的韵律，方窗、半圆形券窗梅竹间隔。整个建筑简洁又不失华丽。而最下层，是整个外滩建筑群中最流行的粗石基础。有一段时间，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在此安家，三楼设计师们面对黄浦江，近30° 倾斜的设计桌安置在身前，累了双手托着下巴，建筑略微东转也为他们带来了福利：整个外滩至苏州河的景致尽入眼底，那可是难得的风景！

狭窄马路的对面建筑很容易看得清楚，也是石材堆垒的黑色庞然大物——外滩5号楼，它与日商有着更紧密关系，比联合大楼晚建了数年，德和洋行的作品。德和洋行由英国建筑师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和他的朋友马立师（Gordon Morriss）、约翰逊（George A. Johnson）创办。雷士德这个名字，在老上海如雷贯耳，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他连续两次被法租界推选为公董局副董事长，在收拢了史密斯在沪的地产后，才真正坐大，据说可以比肩沙逊、哈同。

外滩5号因其投资公司为日清汽船株式会社，所以被叫作日清大楼。日清汽船株式会社成立于1907年，由大阪商船、日本邮船、湖南汽船、大东汽船等几家公司联合而成。其中较早进入中国的是大阪商船，总店设于日本关西大阪。起初设在上海的仅仅为代理店，1902年升格为上海支店，它在杨树浦路设有码头、仓库多处。后因在长江及中国沿岸航线上日系公司一下子增多，相互竞争而引起矛盾，所以几家联合



素面朝天的日清大楼

成立公司，同时大阪商船将上海支店撤销。

大型公司的建立，需要有新的气象以展现公司新的风采。但是，对建造外滩5号这样大型的建筑，即便像日清汽船株式会社这样的大公司，在资金运作上还是难免捉襟见肘。无奈在多方协调下，犹太人的资金在关键时刻助其一把力。

1919年8月，工部局就收到外滩日清汽船会社的建造申请书。业主申请建造的新大楼有87英尺之高。在外滩广东路口，至外滩界面是70英尺，因此建筑高度工部局有限制。当时的工部局工程师戈弗雷建议

批准该建筑的申请。为啥？明知超限还批准，这实在是个谜。

而实际建成的日清大楼楼层虽然也是6层，但却比对面的联合大楼矮了一头，地面第一层还能与联合大楼比肩，而在二至五层的高度只及对方二至四层的高度，在建筑颈线上方，日清大楼只有一层而联合大楼却有高高的两层，如果当初工程师戈弗雷还要压制它的高度的话，在联合大楼面前显然不能同级比配了。当然，这仅是猜测而已，

日清大楼犹太人的资金的投入据说和原来的资金有明确的界限，双方采用了分层投资法，上三层为犹太资金，下三层及地下室由日资投入。这种说法，至少与建筑的表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因为整个建筑从整体上来说是三段式，一、二层为一个单位，三、四、五层为一个单位，顶楼为一个单位。整个外立面为呈西洋式，墙用花岗石和面砖砌就，洋溢着新古典主义风格。但多多少少透着一种日本人细心到极致的作风，特别是装饰上清丽的追求，线条透露着一种神秘的东方风情，与邻旁建筑雄浑的风格有着明显差异。到过日本的人都会注意到日本的西式建筑，怎么看都觉得比西洋还要西洋，实际上是早期模仿太过的缘故，细节交代得太清晰，少了点灵动。外滩5号则非常不同。

1949年后，此楼有很长一段时间归上海海运局使

用，海运局下的子单位像海运报社等也在这里办公，楼内由两部电梯供上下客流，楼顶上拥有当时很少见的屋顶花园，是放眼浦江的绝好地方。跟随习俗，也因此曾经叫了许多年“海运大楼”。

不约而同，外滩4号和5号这两幢楼都将自己的正门设在广东路，门牌号分别为广东路17号和广东路20号。像这样置外滩宽大场面上不顾的建筑在外滩建筑群中比较另类，在外滩三十多幢大楼中，只有外滩19号和22号楼才有同样的现象，但要知道，它们面对的是上海第一大马路——南京路。而在这两栋建筑诞生的时期，明眼人都看出广东路的未来，莫不是它们在向过往五十年的广东路致敬？

现在这两边都进驻了高端的餐厅，生意的场所转身为消费的摩登世界，充满着暧昧的灯光在夜色中透显着别样情调。选择在这里进餐，无非是享受黄浦江的江景。那种登高远望的气势与感受，令人陶醉又添几分虚荣，是男人或女人共有的通病。

所以，冲着这两幢巨大的建筑而来的客流逐步在增长，广东路傍晚两边的小车塞路，越来越变得不是稀奇之事。

对一般的游客来说，很难有勇气再沿着小路去探个究竟。毕竟，对面外滩的吸引力显得更无敌。两栋建筑之间的路不宽。那么小的一条广东路，当年还有一颗伟大的心？这是一个很Q的问题。



对当年公共租界当局的道路设计的怨言是不无道理的，有一种传言即议广东路的开端时间几乎与纽约的第五大道同时，而现在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是不容置疑的。更要命的是广东路目前的问题，路的两边停满小车时，道路只能勉强通单行车，如果此时再出现垃圾清理车，小路的交通立刻就瘫痪，这并非杞人忧天，一般每天有那么一两次。

查了有关资料，发现我们的指责也有失宽容：

1905年1月，天祥洋行向工部局提出申请，拟在外滩广东路路口建造一幢高度达115英尺的建筑物。工部局董事会的总董和大部分董事在开讨论时表示，在外滩临江地皮上修建高层建筑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广东路是一条狭窄的马路，建造一幢这样高度的建筑物无疑是不妥当的。而实际上《西式建筑规则》的有关规定是，未经董事会许可，建筑物一般高度不能超过85英尺。在全体成员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董事会委派工程师进行专门调查，1905年3月1日董事会议最终决定，天祥洋行的建筑申请将得到批准，条件是产业业主需支付拓宽广东路至40英尺的全部费用的一半，拓宽地点从地籍册地56号至地籍册地55号空地的尽头处。（马长林、黎霞、石磊著：《上海公共租界城市管理研究》，中西书局2011年版）